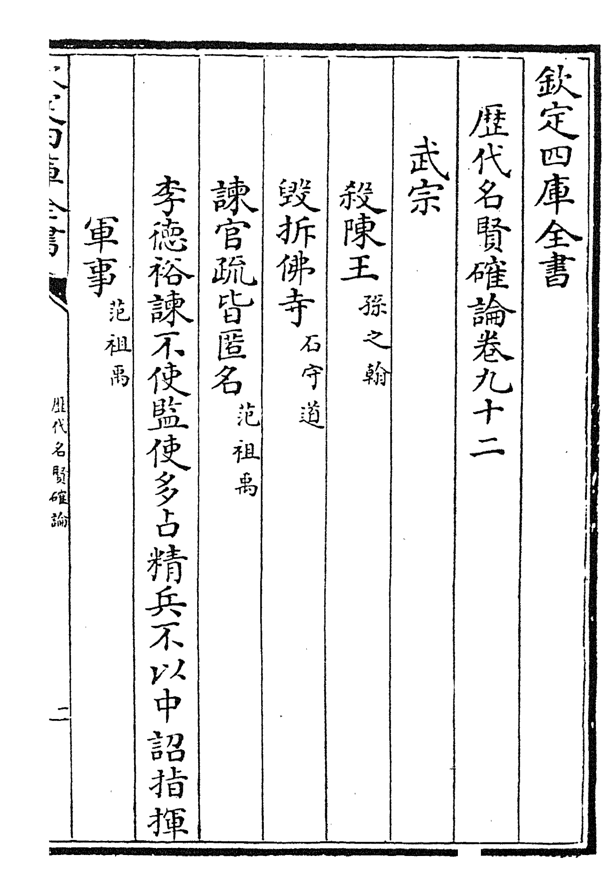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二

武宗

殺陳王 孫之翰

毀折佛寺 石守道

諫官疏皆匿名 范祖禹

李德裕諫不使監使多占精兵不以中詔指揮軍事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温公 子由

李德裕 范祖禹 張唐英 孫之翰 鄭獬

杜牧 裴延齡

殺陳王

孫之翰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玨等不惟褊很之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年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玨之議得

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玨何罪焉武宗聽士良之譖秉褊很之性已殺陳王矣至是又欲殺玨雖輔相等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大臣當天子立子之際不當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於國嗣不敢忠言矣大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或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子幼或未著大賢之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國嗣有時而不定一日爭奪之

患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也如嗣復立安王之議此乃不正然必事狀明白為中外所信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況事狀曖昧又安可不罪焉

毀拆佛寺

石守道論曰夫仁義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天下之福也古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能修仁義之道故皆受仁義之福何以驗之書曰堯在位七十年享年

一百一十七歲舜在位五十載享年一百一十二歲禹傳于子繼位一十七君有國四百年湯傳于子繼位二十七君有國七百年周亦傳于子繼位三十三君有國八百年此其驗也後世人君仁義不修而酒淫怠荒窮奢極欲竭天下之力疲天下之力聚歛生靈之膏血以信奉佛而望福報不亦妖言乎且帝王以生靈為本使天下無一夫饑無一夫寒無一夫不遂其生無一夫不得其所此帝王之福也天下生民

凍餒轉死溝壑而不給一尺帛賜一石粟使其飽且暖而乃輦金載貨塡于寺門以奉羣髠將以爲萬民求福何其迂也且僧徒皆游惰之民人庸人爾使之齋與之錢不知何由能作福也若曰奉佛佛死已千有餘年也其骨已臭朽腐爛也其䰟已殄滅消散也以數片金薄塗于面首用三門高屋覆其身軀其使能降福於人臣不信也臣不信也王縉之徒以謂國祚流長皆佛之福報所資又以爲祿山思明毒亂方

孅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實由佛之福力何厚誣也高祖太宗以仁義革亂提四海之民出塗炭之中置于富壽之域登于太平之樂德化深厚恩惠及遠積仁累義垂慶子孫不能嗣襲其善中原屢擾社稷幾覆高祖太宗之德未盡人神協賛宗廟祐助逆兵勤而且死神器危而復安延至于三百年葢高祖太宗之靈天地神人之賛而乃推于佛何厚誣也嗚呼自佛入中國蠧壞至于

令矣令髠徒左袵異端之人半中國古之所謂四民者流入于佛老十有六七天下穀帛貨貝歸於佛老者亦十有六七令以天下奉佛老佛老益盛中國益匱生民益耗生民耗中國匱雖有天下國家何以為國也佛老之患也大矣深矣非有英睿之君神聖威武如禹湯文武者誰能除此弊也在有唐時憲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韓愈上疏切諫至于武宗皇帝遂折天下寺盡去天下僧尼盡毀天下佛像武皇帝英威

如此謚之曰武宜哉古之帝王以干戈而定天下而人服則有周武王以征伐而威四夷以來朝則有漢武帝以睿智英斷聰明正直而去佛教以殄滅則有唐武宗臣嘗論三武之功以謂紂虐無厭武王憑后稷公劉王季文王之德乘天下厭亂之心一戎衣服天下漢祖志怯戎狄輕北易走武帝驅天下之兵利天下之甲以抗一隅而匈奴臣其功皆易至於佛者深根固蔕七八百年為天下大患如唐太宗之聖神

明皇之仁勇憲宗之英睿皆不能除之而武宗皇帝奮於百王之下斷自宸智挺然不疑一旦盡除去之其功過於周武王漢武帝遠甚矣

諫官疏皆匿名

范祖禹論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正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

多智用而心愈勞益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李德裕諫不使監使多占精兵不以中詔指揮軍事

范祖禹論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内則本先揺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宦官

范祖禹論士良戒其僚恱天子以奢侈勿令讀書近儒生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静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娱恱耳目足以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宫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藩鎮

范祖禹論李德裕請討劉稹宣慰河北三鎮三鎮無不奉詔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

相者哉　又論德裕戒勵河北三鎮曰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諸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温公論郭誼殺劉稹斬之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

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技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

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子由論曰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足以悚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度請殺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徒然苟求生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

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為多稹勢已窮㦸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為可怒在朝廷為可賞德裕以為稹小子安知反誼寔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悚動視聽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邪是時强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為慮盖已疎矣德裕惡牛

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慨歎又誣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没南荒非偶然者也

李德裕

范祖禹論德裕言爲政在慎擇宰相令政事皆出中書曰古之王者惟以一相總天下之務是以理出于

一政無多門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為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蓋以此歟

張唐英論德裕請任世家為要官曰李德裕言朝廷要官當任世家以其知典故之故也噫德裕之言私於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且伊尹起於耕夫傅説起於胥靡太公望起於漁釣蕭曹起於刀筆公孫弘

牧豕菑丘翟方進以孤童入京率皆為時賢臣豈盡出於世冑耶以唐之時而言自房杜已降如馬周劉洎狄仁傑劉幽求婁師德郝處俊裴行儉劉仁軌張說姚崇宋璟陸贄裴度之輩又豈皆世家子弟耶德裕祖栖筠嘗為御史大夫父吉甫為宰相已又為宰相其意又欲為其諸子之地使異日列處顯要故先為此言以為身後之計故曰私於已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而後之人卒以此言為然而孤寒之路益塞

誠可嗟也德裕若以天下公言則宜曰朝廷要官宜擇賢者無限孤寒世胄惟才者任之則可也奈何以已三世宰輔又欲為諸子之地而以此言扼天下之寒士哉盧文紀曰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曰其父善泅子必不溺而德裕之言其乳母浮子之謂耶

孫之翰論德裕辭太尉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内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

為邪佞所排不克成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
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
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
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
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
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恐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少
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
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邀求符節德

裕折中使姦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懼客軍收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將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相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固當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極而禍至也既知其禍何不益務仁德以保功名反恣剛彊之性取怨於人竟為姦邪誣陷是不知避禍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

能也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又論武宗駕馭德裕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則大臣盡心於事得以成勲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其道其術失一不可二者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師合上拔士論言人之思慮有限不可兼領數職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莫妄言竟出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命諫官御史史官隨之或正其

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任為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故威德至盛大臣各成功名而不敢驕橫其道其術至矣武宗用李德裕誠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儁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方將興大其勢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矣委任既專權勢自重勢既重天子始不悦之怨者得窺其

隙而攻之矣怨者攻之彼勢已重肯帖帖乎必至於
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也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
馭尚致行事太專怨者頗衆若中常之君不知人而
任之復不能駕馭則為害於時甚矣或曰既稱武宗
誠英矣德裕誠賢矣但君臣之性雄毅則鋭於行事
而事或不思事之不思喜怒有時而過喜怒之過行
事不無不平武宗未免是累德裕之情固不知察矣
武宗若察其情而制之德裕必不至肆其所為安得

一徇其意無所駕馭也夫人君駕馭大臣之術非一端且就德裕事言之德裕於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是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呂述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為集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也武宗於德裕任其才從其謀高其

位厚其禮足矣何得一徇其意也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當從其言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而悅之不察其過不以違意而怒之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心如是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鄭獬曰李文饒窮愁志篇未嘗不在奇章也至周秦

行紀論予讀而悲之嗚呼憎怨之攻人也深矣雖然文饒不欲南斥可得哉

杜牧

裴延齡論杜牧文章曰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

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谿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牧之文高騁夐厲旁紹曲接簡潔渾圓勁出横貫滌濯澤㫃支立欹倚呵摩皸瘃如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𢬵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祗謁宗廟又其䀌蟄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横撞撐裂噎喑

戛切韶頀其砭熨姨害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醨養醇堯醲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何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

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皐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褒美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鬭鬭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

喻讃誡興詭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醲腴魁壘筆酣句健寵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顔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掇斷治本緪幅道義鉤索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嗜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二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三

宣宗

上欲用蕭鄴為相王龜長馬公儒佑之乃更用崔慎由　范祖禹

崔慎由請立太子尋罷相　范祖禹

上命王龜長等立夔王龜長謀出王宗實宗實入見上已崩乃迎立鄆王誅龜長等　范祖禹

李德裕　范祖禹　孫之翰

白敏中　秦少游

總論宣宗之政　范祖禹　孫之翰

懿宗

上好音樂賜與動及千緡　范祖禹

高駢破南詔　范祖禹

令狐綯　孫之翰

韋保衡路巖　孫之翰

上欲用蕭鄴為相王龜長馬公儒佑之乃更用崔慎由

范祖禹論曰堯舜疇咨四嶽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

崔慎由請立太子尋罷相

范祖禹論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强勉焉老而教訓

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

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為聖賢乎

上命王龜長等立夔王龜長謀岀王宗實宗實入見上已崩乃迎立鄆王誅龜長等

范祖禹論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其可謂難也齊威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

者至使宗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李德裕

范祖禹論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

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孫之翰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任用經綸夷夏

屢成大功復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蓄怨固深既怨武宗德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不忘讎怨與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姦人然嘗任宰輔已逐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時譖以罪流竄馬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焉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譖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問所隙但以怨李訓陷

已而忽及涯餗子孫避禍於上黨已為亂兵所害又於敕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且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譖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嘗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於朝者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之矣何哉大賢至公之人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豈不能施為哉又或德裕專權不容已之施為彼之謀國事固得宜何必功效須出我哉此所以無所

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絶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所隙然彼出而我用矣彼負才而好勝若復相則不便於已故乘人主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有所不足者可知也以德裕之傑才大功不能忘怨怨而及禍後之相者自顧才用與德裕如何得乘不平之心有怨忌於人乎

白敏中

秦少游論曰白敏中因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父子又為王允而殺卓

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吕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厲平者也然則敵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敵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

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

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總論宣宗之政

范祖禹論明察强記曰宣宗抉擿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又論臨朝莊重有節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儆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實防之如遇胥吏惟恐其欺也抅之以

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持寵保位或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又論人謂宣宗為小太宗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

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
宗豈不足為賢君哉
孫之翰論小節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
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
室禮重宰輔至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
章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
節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及致暴崩為世
所駭白敏中乏濟時之才功德無聞令狐綯復容子

納賄有紊時政故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益承武宗用德裕經營天下事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事有何經畫哉至寵愛次子不定長子儲位裴休奏請則曰若立太子便是閒人此尤見昧人君之大節也卒致内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為善止於小節爾

上好音樂賜與動及千緡

范祖禹論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高駢破南詔

范祖禹論南詔為患十年至是始平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

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
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
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
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
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
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
後南詔盛彊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
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

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蠧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揺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于咸通南詔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

年而克亦速矣哉

令狐綯

孫之翰論令狐綯縱麗勛至淮南不擊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盡力救之况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部將見其必敗之勢言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觀其言豈大臣憂國之意其庸人茍且之見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

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絢之罪不容誅矣絢為宣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至此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姦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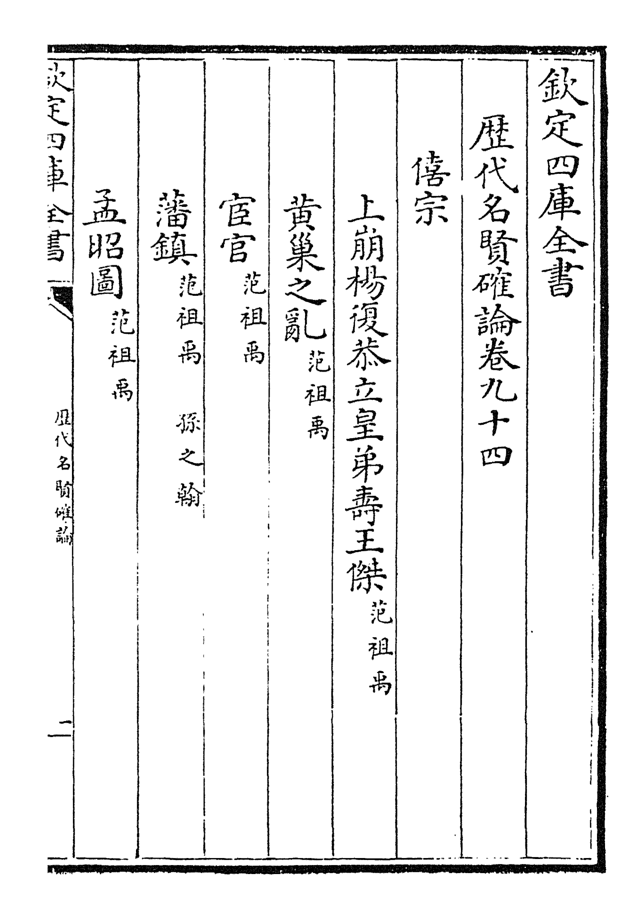
韋保衡路巖

孫之翰論韋保衡及巖相曰唐自天寳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難加元和會昌英主賢輔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天下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

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獘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及用韋保衡路巖姦險之人為宰輔納賄樹私大紊時政仍以一女之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益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兇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事恭默自安故時事不理國政多僻賢才既逐忠諫無聞生民困獘德澤不及天下大勢

自是去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四

僖宗

上崩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 范祖禹

黄巢之亂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孫之翰

孟昭圖 范祖禹

常濬 范祖禹

侯昌業 范祖禹

鄭畋 孫之翰

昭宗 哀帝

朱全忠弑帝 孫之翰 范祖禹

朱全忠殺裴樞朝士等於白馬驛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崔胤 范祖禹

張濬 范祖禹

朱朴 范祖禹

張道古 范祖禹

王重榮 六一

禪位於梁 范祖禹

上崩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

范祖禹論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遂傾唐室

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

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黄巢之亂

范祖禹論王仙芝陷濮州黄巢起應衆至十萬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又曰降監商民用義讎斂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

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皆官為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宦官

范祖禹論田令孜為中尉上呼為阿父委以政事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

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藩鎮

范祖禹論朱全忠與李克用不和藩鎮互相吞噬無所禀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輙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

心也為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禀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為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

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孫之翰論李克用請討朱全忠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雄豪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朱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奬過分已授同華節帥朝廷不因立功驟委宣武大鎮克用追討巢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叛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而奏討全

忠甚得人臣之體全忠降賊也克用功臣也降賊謀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大本無功名可以贖罪從功臣之請討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復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兇賊既除克用感恩可以倚任諸鎮觀之亦必未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矣僖宗孱弱宰輔暗懦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計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謀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矣

孟昭圖

范祖禹論昭圖言天下非北司天下天子非北司天子田令孜沈之於江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王道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

隅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常濬

范祖禹論濬上言姑息藩鎮致亂坐賜死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侯昌業

范祖禹論昌業以直諫賜死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擅朝四海横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為仁乎

鄭畋

孫之翰論畋罷相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
政在内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宰相王鐸崔彦昭
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
輔政謀議要功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攜以姦庸不忠
與内臣田令孜相結阻畋之言不克施用芝巢二賊
負販之民非祿山輩巨盜乘藉方面權勢以起但因
饑年驅集細民刧州邑財物資朝夕之用爾何至成
天下之亂由朝廷勢衰邪臣悞計所任宋威高駢輩

姦險之人無忠義之節遠大之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兇賊之盛賊勢既盛驕以重兵據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其他州郡守臣怯懦不敢捍禦縱之大亂也賴畋作帥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減鴈門兵至得以平之矣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勝而西非畋遏其兇勢則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遠不覩平賊平賊之功由於畋也僖

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於宦豎中兇横甚至怒畋公正與姦黨誣譖罷相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置國祚必至於亡也

朱全忠弒帝

孫之翰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大業號令天下時大臣賢而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何人賊

也卒也嗟乎彼皆麤暴之性一無忠義之節方相吞噬亦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自相合爾大臣如孔緯者有一時名望尚與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姦險之人固與邠岐相結矣内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横流已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輕信易動動無謀算何以制服諸鎮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恩信待之一時倚賴者莫若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懼為全忠所圖蓄怨不解若昭宗以念功之意恩

禮有加太原勁直感恩必深既深則順必久太原順則河中近輔鎮魏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内復引同心之賢者賛助時政宦官暴横者去之姦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或可振矣奈何因全忠請討太原不用讓能之言而聽張濬孔緯之計輕舉兵帥太原拒命以成跋扈之勢太原跋扈無可倚賴矣時無倚賴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

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為輔相與
巨盜晝篡逆之計乃亡唐祚矣
范祖禹論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
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歷數百年而
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也以藩鎮及其末
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
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
以為藩屏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

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朱全忠殺裴樞朝士等於白馬驛

范祖禹論曰白馬之禍至令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

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迈自鳳翔而全忠簒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禄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

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刼遷端委而受刃於國

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宦官

范祖禹論楊復恭自謂定策國老謂上為負心天子

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夫無功猶不可長也況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為永戒哉

又論劉季述劫上幽於少陽院明年帝復位以韓令誨張彥洪為左右中尉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宮

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刦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因季桓子刦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崔裔

范祖禹論謀誅宦官不克因陰結朱全忠請帝幸東都韓全誨結李茂正刼帝幸鳳翔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正而胤結朱全忠各倚强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内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刼帝出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呑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張濬

范祖禹論與孔緯請伐李克用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心請討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朱朴

范祖禹論擢朱朴為相中外大驚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況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張道古

范祖禹論道古上疏言五危三亂貶施州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已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杜絶諫諍之

路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王重榮

六一跋王重榮碑曰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黄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旅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録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脩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

者毁譽善惡不可誣故也

禪位於梁

范祖禹論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皆姦險趨利賣國與盜為一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璽綬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楊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

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何三百年之天下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恥以重其國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五至一百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歴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五

通論一

唐之治亂興亡

温公 范祖禹 何去非 張唐英 石守道 東坡

唐之治亂興亡

温公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

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頸闕庭北海之濵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

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冀土之牆安可汚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内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其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寖疎讒諛並進以遊娱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名以安禄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寤豺狼遯於藩

雝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汙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漫而不息嗟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鄕無郭子儀之忠

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寛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憂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彊暴縱横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壊不可復振則

肅宗之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闗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興元播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於黄屋尚頼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刓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

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劒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俍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嘗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材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中之魚自脫於深淵元和之

功於茲墜矣寶歷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

李氏之亡於兹決矣且唐自至徳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范祖禹論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絶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

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内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内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内或亂作於外未有内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

穎濱論曰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内重則為内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内當此之時謂之内重内重之弊姦臣内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内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邊隅盜賊之患不至於内天子之大

臣有所畏忌而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内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周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内不勝於外以至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已重而至此也於是收天下兵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二世時陳勝呉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内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

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其後百年間王莽遂得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

制其内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則為内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

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内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内之大臣而絶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邊境雖下足以備匹夫亂内足以禁大臣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内有重兵之勢以豫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

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内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蓋周之諸侯内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

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内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葢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

禄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何去非論曰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葢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彊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已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已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葢未

立也於是乎籍兵於府置將於衛據闕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内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為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挾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

平内難遂襲大統可謂誼主矣然狃於承平宴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禄山虎視幽薊横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宗召號忠義駕馭豪武奮不顧身與之從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為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室僅曳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帥寇黨遂相為背腹世襲不禁陵

吏至於大歷貞元之間兩河方鎮日以强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嫵不暇以苟旦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内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為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

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寖微寖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為之深屈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後之為天下者苟無意於所

執之權而為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張唐英論曰太宗文皇既受内禪孜孜求治勤勞萬機聽納諫諍寛恤刑獄平壹征賦減省用度駕馭中外撫養生聚不以大寶為貴不以黄屋為心謙虚以接羣臣果斷以決大事恐懼丕業務成太平之治内有房杜以經綸庶政外有英衛以征討四方有魏公王珪之啓沃有馬周劉洎之議論有無忌士廉之保祐有李輔行成之正色有文本正倫之維持有戴胄

伏伽之執法有世南百藥之經術聽政之暇則引文學之士更直閣下以商搉古今是非諮訪治道之得失此天下不得不治也高宗之初承貞觀之遺跡耆儒碩臣尚布中外故永徽之初亦克乂寧及夫無忌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之徒繼遭竄戮忠義之士結舌避禍詭誕之臣攘袂而進而李義府許敬宗之倫倒持國柄尤為巨蠹復有武媪悍妬恣窮妖淫倜然自得不復愧恥此不得不亂爾中睿之朝武三思太

平安樂等公主倚恃城社競為狐鼠號令刑政棼然無紀朝廷乃市道之數刑賞乃權倖之柄明皇帝躍於艱危之際目擊衰敝之政即位之始鏟除汙迹一新王道擯絀姦詭登用賢俊講求治體尊尚儒術姚崇宋璟以忠正而用張說二蘇以文雅而進李元紘盧懷慎以清儉而任魏知古源乾曜以吏術而升張九齡韓休以方正而選此不得不治爾及夫天寶之間驕於承平游心於神仙之妄肆情於嬖倖之寵周

子諒直言而撲死於文陛李適之介許而貶死於宜春內則楊李綦壞國體外則哥牛邀求邊功社稷已危而未悟姦雄已萌而不知遂使草鞠繁華之地兵屯宮禁之下至於肅宗之時李輔國用事而有南內之變代宗之世魚朝恩持權而有陜州之幸德宗以雄略之才欲刷多難然而炎杞以憸巧之才取怨四方以至涇原之兵竊發輦下悤遑奉天之狩窘迫興元之幸外臣由是倔彊帝祚由是漸弱順宗之朝伾

文執誼之徒凡所施設尤可嗤笑憲宗中興欲洗宿憤任用武元衡杜黄裳裴度崔羣權德輿韋處厚裴洎等取蜀夏平淮蔡收冀鄆然望開元已邈然不及矣況貞觀乎穆宗昭愍文武宣懿而下忽治忽亂忽得忽失注訓以小器而大謀牛李以私怨而公報盜賊由是蜂起藩鎮由是跋扈災連禍踵遂失天下每覩其史未嘗不痛心疾首以至泣下沾襟而不能止也

石守道論女后中宫姦臣曰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彌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益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遜覽往古靡不以女后用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后

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鴆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歴觀前世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昐尋歴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禄山之亂則林甫國忠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豫事宦官不可使用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

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探摭唐史中姦臣宦官女后事迹各以類集作為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世三百年惟武德

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鑒李氏之覆轍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於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

東坡論唐之亂始自明皇曰夫孫武戰國之將也知

為呉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葢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内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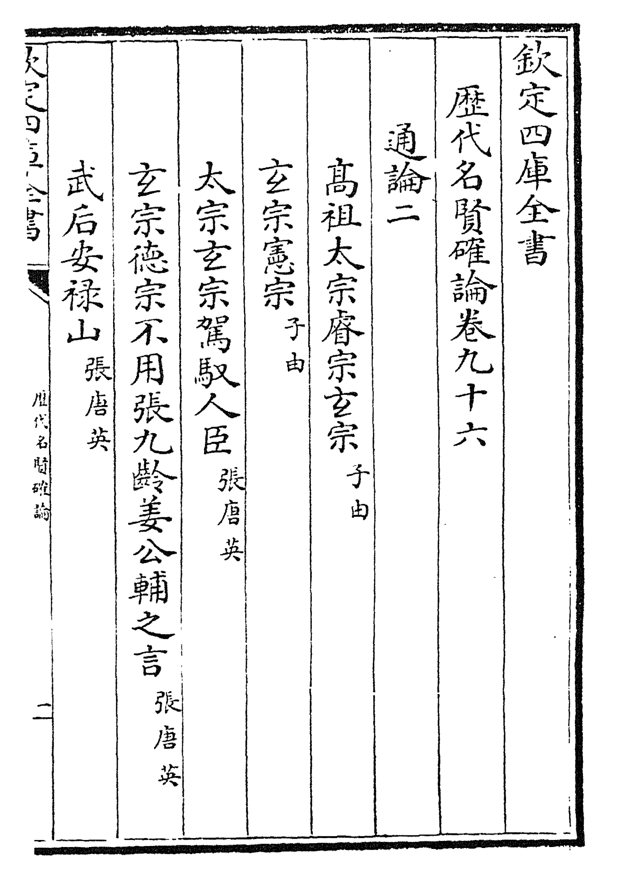
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而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

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

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

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朝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忘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六

通論二

高祖太宗睿宗玄宗 子由

玄宗憲宗 子由

太宗玄宗駕馭人臣 張唐英

玄宗德宗不用張九齡姜公輔之言 張唐英

武后安禄山 張唐英

藩鎮　范文正公　張唐英　子由

高祖太宗肅宗玄宗廢立

子由曰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葢天心之所付與人心之所歸嚮其在太宗也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皇太子矣

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嫡長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何不考之前世乎昔太王捨太

伯仲雍而立王季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宗與元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焉古今一人而已

玄宗憲宗之政得失

子由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柰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正

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然二君皆善其始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霸業隳毀𢇁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以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寇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

佚樂所說者諛佞也故禍發旨不旋踵若合符節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常不忘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求旁無近倖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之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爾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詸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民

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有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過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

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内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宫觀以自娱樂异鎛揣知其意數進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見逐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葢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徧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彊宦官

之盛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爾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爾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絶於世蓋未之思焉

太宗玄宗駕馭人臣

張唐英論曰嘗觀太宗文皇帝之時其從征伐取天下之臣如李靖李勣裴寂劉文静唐儉屈突通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張公謹侯君集李大亮薛萬徹之

徒皆出入戰陣經營四方其休功元勲固已多矣而文皇帝駕馭而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其或引之便殿伸以燕私則固有之至於君臣上下之分豈有瀆亂者哉天寳中安禄山來朝上持寵異之乃於殿之西偏設雞帳使坐其下肅宗時為太子諫曰自古正殿無有人臣者令寵之已過必有驕心上曰此胡有異相故以此厭之嗟乎明皇失駕馭之道矣昔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矣而漢武帝踞廁而見

之張飛關侯稠人廣衆立侍終日葢有堂陛之限爾
且禄山本蕃中種類素不由仁義忠孝詩書禮樂之
訓一旦因縁際會遂忝大位彼來朝也當示以君臣
上下之分使知尊卑之禮而反以家人之禮宴之於
内又不以人臣之禮待之於外宜其自大而不軌矣
且察此胡有異相因其來朝命一武士拉而煞之足
以滅天下之禍奈何坐於殿上以厭勝之此非人君
之道也與文皇駕馭英雄之禮一何異哉

玄宗德宗不用張九齡姜公輔之言

張唐英論曰天下之患常起於不足憂而致可憂故慮隄防之犇衝者先窒螻蟻之穴慮屋廬之熖熱者先徙曲突之薪書曰斷在朕志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苟失機會則受制於人而徒有後悔亦何濟耶明皇德宗俱失於此始張九齡奏安禄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請因張守珪所奏失律而誅之明皇曰汝以石勒待之耶寵之愈厚其後幸蜀始悔不用九齡

之言德宗時涇師倒戈而翰林姜公輔奏朱泚失兵柄心常怨憤不如使人捕之恐羣凶取為戎首其患不細德宗不能決翼日果然始悔不用公輔之言設使二主不猶豫於行事任剛健以為德先除二凶則豈有後悔耶不能果斷徒有悔言詩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武后安禄山

張唐英權柄論曰風雷震曜天之權也刑賞號令君

之權也天之權不在於天則天之道幾乎息矣君之權不在於君則君之道亦幾乎息矣故君人者惜其權柄而不以假人以之制天下之命以之服臣子之心動静重輕皆在於上明之如神苟失其所操持輕其所付與則天下之禍縣是起矣高宗大帝以天下之權委於武氏卒使陰逞其志大肆所欲其後遂奪廬陵之璽造為周氏斷喪宗室毒螫海宇此雖由廬陵之不慧亦大帝先以權柄授之也明皇晚年以天

下為戲玩刑賞號令一委狂夫凡殺一大臣非上之意也權臣之意也凡任一大臣非上之意也權臣之意也至於設施更張率不由於上故祿山覬朝廷之權不在於上而在於下矣於是以范陽之小而求兼河東節度以范陽少馬而求兼飛龍廐羣牧使而朝廷不復思慮惟遂其所求乃選羣牧觔脚駿馬送於范陽兵彊馬壯沛然自大遂逆圖不軌此由權柄失於上而下得窺其隙矣且明皇二十年孜孜以致開元

之治一旦不顧而一擲與姦佞之臣致萌范陽之變崎嶇顛沛老幸井絡以逃中原之難茲可為萬世龜鑑也

藩鎮

范文正公曰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横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云云

張唐英論曰唐之治由藩鎮之未専地也唐之弱由藩鎮之彊盛也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減大半大歴已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彊臣驕將氣焰赫然而於是李正已有青淄齊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兖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常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

養兵二萬詔增一城必飛語怨刺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興拳石撮土代宗寛柔一切容之德宗明察先誅劉文喜次欲盡除羣盗遂詔起關西兵以臨關東而涇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離遂肆不軌然而欲與李懷光合勢懷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乘而滅之又李寶臣信妖人之言謂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讖文不與同惡卒自暴死又朱滔稔兇欲臣山東諸侯而王武俊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舍漢於

是起兵攻滔又李希烈已僭大號而諸侯畀謀劉禛堅據上黨而三鎮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藩鎮各萌問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葢彼同則此畀左逆則右順輕重相制小大相維忽恭王命以効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也至于朱全忠遂墟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安史朱泚之徒也葢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各已亡矣全忠視天下之大不復有牽制之黨

乃平揖神器若固有之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故曰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豈非治亂興亡之鑒哉

子由論德宗憲宗誅平藩鎮成敗不同曰德宗憤藩鎮之彊潛有鞭撻海内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屯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息至於

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彊藩大鎮靡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彊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者也二將之力斃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泚相煽而起內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虛用其民為日

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童崛强其間此特不欲取之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也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効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攻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振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

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傍必悸此攻瑕之論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六